

趕集

老舍創作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4

No. 246

一九三四，六，十五 付排
一九三四，九，二十 初版
一九三四，十二，二十 二版
一九三六，四，十 三版

1——3000
3001——5000
5001——7000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實價大洋九角

序

這裏的『趕集』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賣兩支雞或買二斗米的意思，不是；這是說這本集子裏的十幾篇東西都是趕出來的。幾句話就足以說明這個：我本來不大寫短篇小說，因為不會。可是自從滬戰後，刊物增多，各處找我寫文章；既蒙賞臉，怎好不捧場？同時寫幾個長篇，自然是作不到的，於是靠背戲改唱短打。這麼一來，快信便接得更多：『既肯寫短篇了，還有什麼說的？寫吧，伙計！三天的工夫還趕不出五千字來？少點也行啊！無論怎着吧，趕一篇，要快！』話說得很『自己』，我也就不好意思，於是天昏地暗，胡扯一番；明知寫得不成東西，還沒法

不硬着頭皮幹。到如今居然湊成這麼一小堆堆了！

設若我要是不教書，或者這些篇還不至於這麼糟，至少是在文字上。可是我得教書，白天的工夫都花費在學校裏，只能在晚間來胡扯；扯到哪兒算哪兒，沒辦法！

現在要出集了，本當給這堆小鬼一一修飾打扮一番；哼，哪有那個工夫！隨牠們去吧；牠們沒出息，日後自會受淘汰；我不拿牠們當寶貝兒，也不便把牠們都勒死。就是這個主意！

排列的次序是依着寫成的先後。設若後邊的比前邊的好一點，那總算狗急跳牆，居然跳過去了。說真的，這種『歪打正着』的辦法，能得一個虎頭虎腦的傢伙就得念佛！

蒙載過這些篇的雜誌們允許我把牠們收入這本裏，十分的感激！

老舍
一九三四年，二月一日，濟南。

目錄

序

五九.....一

熱包子.....七

愛的小鬼.....一四

同盟.....二五

大悲寺外.....四五

馬禪先生.....七五

微神.....八六

開市大吉·····	一〇八
歪毛兒·····	一二一
柳家大院·····	一四〇
抱孫·····	一五九
黑白李·····	一七七
眼鏡·····	二〇四
鐵牛和病鴨·····	二一八
也是三角·····	二三八

五九

張丙，瘦得像剝了皮的小樹，差不多每天晚上來喝茶。他的臉上似乎沒有什麼東西；只有一對深而很黑的眼睛，顯出他並不是因為瘦弱而完全沒有精力。當喝下第三碗茶之後，這對黑眼開始發光；嘴唇，像小孩要哭的時候，開始顫動。他要發議論了。

他的議論，不是有統系的；他遇到什麼事便談什麼，加以批評。但無論談什麼事，他的批評總結束在『中國人是無望的，我剛說的這件事又是個好證據。』說完，他自動的斟上一碗茶，一氣喝完；閉上眼，不再說了，顯出：『不必辯論，中國人是無望的。無論怎說！』

這一晚，電燈非常的暗，讀書是不可能的。張丙來了，看了看屋裏，看了看電燈，點了點頭，坐下，似乎是心裏說：『中國人是無望的，看這個燈；電燈公司……』

第三碗茶喝過，我笑着說：『老張，什麼新聞？』

出我意料之外，他笑了笑——他向來是不輕易發笑的。

『打架來着。』他說。

『誰？你？』我問。

『我！』他看着茶碗，不再說了。

等了足有五分鐘，他自動的開始：

『假如你看見一個壯小夥子，利用他身體氣力的優越，打一個七八歲的小孩，你怎辦？』

『過去勸解，我看，是第一步。』

『假若你一看見他打那個小孩子，你便想到：設若過去勸，他自然是

停止住打，而噙噀着罵話走開；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頓打！你想，過去勸解是有意義的嗎？」他的眼睛發光了，看看我的臉。

『我自然說他一頓，叫他明白他不應當欺侮小孩子，那不體面。』

『是的，不體面；假如他懂得什麼體面，他還不那樣作呢！而且，這樣的東西，你真要過去說他幾句，他一定問你：「你管得着嗎？你是幹什麼的，管這個事？」你跟他辯駁，還不如和石頭說幾句好話呢；石頭是不會用言語衝撞你的。假如你和他嚷嚷起來，自然是招來一羣人，來看熱鬧；結果是他走他的，你走你的路；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頓，沒受一點懲罰；下回他遇到機會還這樣作！白打一個不能抵抗的小孩子，是便宜的事，他一定這麼想。』

『那末，你以為應當立刻叫他受懲罰，路見不平……那一套？』我知道他最厭惡武俠小說，而故意鬥他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說：

『別說七俠五義！我不要作什麼武俠，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個小孩挨打；那叫我的靈魂全發了火！更不能叫打人的佔了全勝去！我過去，一聲沒出，打了他個嘴巴！』

『他呢？』

『他？反正我是計畫好了的：假如我不打他，而過去勸，他是得意揚揚而去；打人是件舒服事，從人們的獸性方面看。設若我跟他講理，結果也還是得打架；不過，我未必打得着他，因為他必先下手，不給我先發制人的機會。』他又笑了；我知道他笑的意思。

『但是，』我問：『你打了他，他一定還手，你豈是他的對手？』我很關心這一點，因為張內是那樣的瘦弱的人。

『那自然我也想到了。我打他，他必定打我；我必定失敗。可是有一層，這種人，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，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，他會登時去用手遮護那裏，在那一刻，他只覺得疼，而忘了動作。及至他看明白了

你，他還是不敢動手，因為他向來利用肌肉的優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，他必定想想那個打他的，一定是有些來歷；因為他自己打人的時候是看清了有無操必勝之券而後開打的。就是真還了手，把我打傷，我，不全像那小子那樣傻，會找巡警去。至少我跟他上警區，就誤他一天的工夫，（先不用說他一定受什麼別的懲罰）叫他也曉得，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區的。」

他不言語了，我看得出，他心中正在難受——難受，他打了人家一下，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與否。

『他打人，人也打他，對這等人正是妥當的辦法；人類是無望的，你常這麼說。』我打算招他笑一下。

他沒笑，只輕輕搖了搖頭，說：

『這是今天早晨的事。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，我又遇見他了。』

『他要動手了！』我問，很不放心的。

『動手打我一頓，倒沒有什麼！叫我，叫我——我應當怎樣說？——

傷心的是：今天下午我遇見他的時候，他正拉着兩個十來歲的外國小孩兒；他分明是給一家外國人作僕人的。他拉着那兩個外國小孩，趕過來，告訴他們，低聲下氣的央告他們：踢他！踢他！然後向我說：你！你敢打我？洋人也不打我呀！（請注意，這裏他很巧妙的，去了一個「敢」字！）然後又向那兩個小孩說：踢！踢他！看他敢惹洋人不敢！」他停頓了一會兒，忽然的問我：『今天是什麼日子？』

『五九！』我不知道，為什麼我的淚流下來了。

『嘔！』張丙立起來說：『怪不得街上那麼多的「打倒帝國主義」的標語呢！』

他好像忘了說那句：『中國人沒希望，』也沒喝那末一碗茶，便走了。

熱包子

愛情自古時候就是好出軌的事。不過，古年間沒有報紙和雜誌，所以不像現在鬧得這麼血花。不用往很古遠裏說，就以我小時候說吧，人們鬧戀愛便不輕易弄得滿城風雨。我還記得老街坊小邱。那時候的「小邱」自然到現在已是「老邱」了。可是即使現在我再見着他，即使他已是白髮老翁，我還得叫他「小邱」。他是不會老的。我們一想起花兒來，似乎便看見些紅花綠葉，開得正盛；大概沒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，色斷香銷的。小邱也是花兒似的，在人們腦中他永遠是青春，雖然他長得離花還遠得很呢。

小邱是從什麼地方搬來的，和那年搬來的，我似乎一點也不記得。我只記得他一搬來的時候就帶着個年青的媳婦。他們住我們的外院一間北小屋。從這小夫婦搬來之後，似乎常常聽人說：他們倆在夜半裏常打架。小夫婦打架也是自古有之，不足爲奇；我所希望的是小邱頭上破一塊，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傷痕。我那時候比現在天真的多多了；很歡迎人們打架，並且多少要掛點傷。可是，小邱夫婦永遠是——在白天——那麼快活和氣，身上確是沒傷。我說身上，一點不假，連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見過。我那時候常這麼想：大概他們打架是一人手裏拿着一塊棉花打的。

小邱嫂的小屋真好。永遠那麼乾淨永遠那麼暖和，永遠有種味兒——特別的味兒，沒法形容，可是顯然的與衆不同。小邱口味兒，對，到現在我纔想到一個適當的形容字。怪不得那時候街坊們，特別是中年男子，願意上小邱嫂那裏去談天呢，談天的時候，他們小夫婦永遠是歡天喜地的，老好像是大年初一迎接賀年的客人那麼欣喜。可是，客人散了以後，據

說，他們就必定打一回架。有人指天起誓說，曾聽見他們打得咚咚的響。

小邱，在街坊們眼中，是個毛騰騰火的小邱子。他走路好像永遠腳不貼地，而且除了在家中，彷彿沒人看見過他站住不動，那怕是一會兒呢。就是他坐着的時候，他的手脚也沒老實着的時候。他的手不是摸着衣縫，便是在凳子沿上打滑溜，要不然便在臉上搓。他的腳永遠上下左右找事作，好像一邊坐着說話，還一邊在走路，想像的走着。街坊們並不因此而小看他，雖然這是他永遠成不了『老邱』的主因。在另一方面，大家確是有點對他不敬，因為他的脖子老縮着。不知道怎麼一來二去的『王八脖子』成了小邱的另一稱呼。自從這個稱呼成立以後，聽說他們半夜裏更打得歡了。可是，在白天他們比以前更顯着歡喜和氣。

小邱嫂的光脊梁不但是被我見過，有些中年人也說看見過。古時候的婦女不許露着胸部，而她竟自被人參觀了光脊梁，這連我——那時還是一個小孩子——都覺着她太洒脫了。這又是我現在纔想起形容字——洒脫。

她確是洒脫：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像沒有和她說不來的。我知道門外賣香油的，賣菜的，永遠給她比給旁人多些。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。她的牙頂美，到如今我還記得她的笑容，她一笑便會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點牙來。只是那麼一點，可是這一點白色能在人的腦中延展開無窮的幻想，這些幻想是以她的笑爲中心，以她的白牙爲顏色。拿着落花生（或鐵蠶豆，或大酸棗，在她的小屋裏去吃，是我兒時生命裏一個最美的事。剝了花生豆往小邱嫂嘴裏送，那個報酬是永生的欣悅——能看看她的牙。把一口袋花生都送給她吃了也甘心，雖然在事實上沒這麼辦過。

小邱嫂沒生過小孩。有時候我聽見她對小邱半笑半惱的說，憑你個軟貨也配有小孩？！小邱的脖子便縮得更厲害了，似乎十分傷心的樣子；他能半天也不發一語，呆呆的用手擦臉，直等到她說：『買洋火！』他纔又笑一笑，脚不擦地飛了出去。

記得是一年冬天，我剛下學，在胡同口上遇見小邱。他的氣色非常的